

巧娘组织的生命力和它的雨露阳光

——北京市东城区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采访录

本刊记者 祝小惠

2009年8月的一天,李东、林秀葵、陈彩云等六七位妇女在北京和平里一间社区工作室开会,她们四周的橱柜中展示着琳琅满目的手工艺品——帛雕画、中国结、布艺、丝网花、糖果娃娃和各种编、勾、织、绣作品。会议研究了9月至次年春节期间葵和七巧娘工作室将如何利用工作室的技术人才资源,研发制作适应国庆展会、春节庙会需要的新作品。他们确定了创作思路:传统工艺做出时代感,现代作品体现传统。新作品要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吸收时尚元素、精致有趣可爱,还要考虑在制作过程中吸收社区居民和残疾人参加。这几位聚在一起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巧娘,她们是北京东城区葵和七巧娘工作室的骨干。

巧娘工作室在东城区范围内有12个,共吸纳巧娘300余人。各工作室均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北京市东城区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的成员。巧娘们因对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的爱好和自我发展的要求走到一起,民政、妇联等部门的支持为她们提供了开眼界、展身手的宽广舞台。

巧娘组织的生命力来源于巧娘们 充满期望与渴求的内心,共同爱好与个人发展 要求让她们走到一起

巧娘组织有几个特点,一是参加者均喜爱手工艺制作;二是以退休人员 and 居家就业人员为主;三是吸收了一些失业、外地来京、残疾人、老知青家属等等低收入人员,在旧房集中的社区这个比例更高一些。

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工作室不能给巧娘们发工资补贴,参加活动完全出于自愿,巧娘工作室的强大生命力来源于巧娘们充满期望与渴求的内心,共同爱好与个人发展要求让她们走到一起。

葵和七巧娘工作室的陈彩云原为学校美术老师,退休后

自费学习布贴画。葵和七巧娘工作室成立,陈彩云像孤雁融入雁群,不但教授布贴画、美术知识,还参与其他品种的设计和策划,被巧娘们尊敬地称为“老师”。除了参加工作室活动,陈彩云还在服装学院兼职授课,学校授课有报酬,巧娘活动尽义务,可是陈彩云干得同样一丝不苟。记者第一次看到她,是在东城区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她自费打车送去一幅自己的近作——精美的布贴画《拔萝卜》。当时在场的美国友人赞叹不已,当即买下。

巧娘制作目前主要集中在中国结、丝网花、陶艺、布艺、珠艺、十字绣、风筝、刺绣、钩编等十几个项目,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特色,被广泛用于各种庆典、外事旅游、建筑庭院汽车装饰、节日礼品。巧娘普遍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获得的经济收益,收益不仅关系着维持再生产,而且承载着她们对社会的贡献、人生价值的提升和外界对巧娘活动的评介认可。她们的作品,由于常常用于大型活动、外交事务,不但交货时间紧,而且质量要求高,政治影响大,每次,她们都像战士听到冲锋号一样,激情四溢,一往无前;她们珍惜每一次展示巧娘风采的机会。

2009年在一次庆祝建国60周年活动中,东城有关部门交给巧娘协会一项任务——1000朵丝网花玫瑰,繁复的花瓣,每朵都需要一二十道工序,时间却只有一天半。接下任务意味着必须付出超负荷的劳作,巧娘们说:“给抢出来!”各工作室36名巧娘协同作战,东四彩虹工作室负责清点验收其他工作室产品和最后的粘贴组字,成为工作大本营。入夜,工作室灯火通明,成为花的海洋,袁姐彩云等骨干有的绕制铁丝圈手被勒出血泡,有的扎花被划出血口子,却依然精神抖擞,在粘完最后一朵花的瞬间,大家都感到力气被掏空了,内心却快乐无比。

在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各工作室通常优先考虑经济拮据的巧娘,心意坊工作室有位巧娘,下岗后又遭遇车祸,“有订单,先紧着她,”工作室负责人齐微微说,“送人玫瑰,



手有余香，施舍也是一种回报，说话还得注意，生活困难的姐妹，人穷志不短，不能伤了自尊。轰轰烈烈的事情我们干不了，能把姐妹们拢到一起，促进社会和谐，事小也是帮了国家。”

通过参加巧娘工作室，许多人结交到朋友，重建归属感，增强了社会责任心和慈善之心。很多巧娘表示，退休、下岗后感觉孤独，加入工作室，生活充实了，姐妹们互相关心，其乐融融。有时工作室因故暂停活动，很多人就会不断打听，盼着早日恢复。2009年5月，彩虹工作室一位巧娘的丈夫因病去世，“姐妹们都到家里来，看有什么事能帮上忙，还不断邀我出去散心。”这位巧娘说，“当时心里可酸可酸，能撑过来，靠姐妹们支持。”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293位巧娘响应协会号召，捐款2万余元，同时赶制3000余个“爱心链”，向爱心人士发放。

一柄伞开张自如，离不开伞骨的支撑， 具有奉献精神的领军人物 是巧娘组织顽强生命力的灵魂

一柄伞开张自如，离不开伞骨的支撑；巧娘组织有声有色，其中重要原因是它拥有一批热爱手工艺制作，具有奉献精神的骨干、领军人物。相对一般巧娘，这些领军人物的眼界更为开阔，精神诉求也更为高远，她们通过参加组织活动，参与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不但扩大交际、锻炼才干，而且展现出良好的公益事业心、资源动员整合能力和组织运作自主性，获得了群众、社会、政府认可，得到精神满足。许多巧娘提到此类事例都显得非常自豪。郑全生说：“我们12个工作室的负责人、老师，个个了不起。”她们是巧娘组织顽强生命力的载体、它的灵魂。

蓁和七工作室负责人林秀蓁，退休前在北京工艺美术厂工作，不但酷爱工艺美术、擅长花鸟绘画，而且拥有做帛雕画的技艺。帛雕画传统上属于宫廷艺术，工艺精致，高雅华贵，没有大范围流入民间，目前几近失传。林秀蓁盼望更多的人了解、欣赏这门技艺，愿意传授技能，促使它永世流传。2007年，林秀蓁与一些喜爱手工艺的居民成立了社区手工班，从制作比较简单的珠艺、绣钩编等作品开始，中间经历了缺少活动场地、家人生病、设计个性化产品等许多波折磨难，逐渐形成有稳定的组织成员、多种产品和较完善的业务管理的局面。

如果说志愿是巧娘组织骨干们的写照，那么奉献就是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两任会长单纯、郑全生任职路上留下的脚印。

单纯是退休教师，2006年牵头组建东四奥林匹克彩虹工作室，带领大家开展活动。一次，有家单位提出需要10套50个双面绣车挂福娃，周一下订单，周三就要成品，单纯点头应允：“能接。”她鼓励大家挑灯夜战，自费给大家买来

水果食品，最终圆满完成任务。2008年，巧娘协会承担了奥运会“五洲和谐吉祥”手链和残奥会“平安如意”手链订单，彩虹工作室承担大量编织工作，工作室张红军设计残奥会手链通过审定。奥运前夕，巧娘们看到国际奥委会荣誉主席萨马兰奇、主席罗格，残奥会主席克雷文和各国政要佩戴手链的镜头、图片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后，十分兴奋，感叹参加巧娘活动将自己带入参与奥运、参与社会活动的机缘。

郑全生曾任礼士社区主任，后来搬家离开礼士社区，依然被留任党委委员。2006年，社区下岗女工小何找到郑全生说，自己成立的手工作坊巧手苑由于管理、营销等原因，不断亏损，已达几千元，巧手苑吸收的残疾人、下岗职工等生活困难，郑全生有管理经验、热心肠，希望她能加盟相助。郑全生想到巧手苑那些需要帮助的姐妹们，忘了自己身体不好，去巧手苑上班路途很远，一口答应了小何。

她上任后调查亏损原因，寻找解决办法，制定规章制度，聘请挖掘人才，抓降低成本、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一系列“猛药”灌下去，巧手苑扭亏为盈。几个月后，账上有了几千元余款，库里有万多元货品，而郑全生则掉了整整10斤肉，因旧病复发半夜倒在马桶上。

2006年，郑全生以礼士社区志愿者的身份致信东城区杨艺文区长，感谢区领导、有关部门和社会人士的帮助，杨区长等作出批示。不久后，在有关部门推荐下，温家宝总理接见了巧手苑负责人小何，接受了姐妹们做的丝网花。

接任协会会长后，郑全生全身心投入这份没有工资、没有补贴的工作。巧娘们遇到困难，她给大家鼓劲；打听到哪些部门、单位举办庆典，她为巧娘工作室联系订单。她操办协会技艺培训，常年坚持，几年来，几千人次在这里免费学习了十几种纯手工技艺。2008年6月，区政府在鼓楼拨给巧娘协会一间门面房作专卖店，没钱雇人打扫布展，郑全生一人承担全部工作，从跑遍全区收集数百件作品到爬高上低擦玻璃、悬挂摆放、填写标签。2009年1月，郑全生组织各工作室免费参加在北京展览馆举办的展览。撤展后，她将展品装入大纸箱用自行车送还各工作室，3个纸箱擦起来约2立方米，8站地的路程，纸箱垮落并重新捆绑5回，她的十指冻得像胡萝卜，汗水浸透几层衣衫。

草根中的生命力有时会长久地蓄积 蛰伏于地下，然而当春天的雨露阳光召唤， 无数绿芽便会破土而出闪闪发亮， 政府的支持就是巧娘组织的雨露阳光

因为植根于社区活跃于居民之中，巧娘工作室被人称之为“草根组织”，草根中的生命力有时会长久地蓄积蛰伏于地下，然而当春天的雨露阳光召唤，无数绿芽便会破土而出闪闪发亮，政府的支持就是巧娘组织的雨露阳光。郑全生说：“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巧娘组织发展的外因，最主



要最有影响力的是政府关于社会组织的管理理念、政策，具体表现为帮助巧娘组织解决场地、拓宽发展渠道等切实努力。”

东城区提出了“政务公开、政社合作、政民互动”的社会管理理念，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原则，明确了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的定义、分类，并从政府职能定位、资金支持、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扶持措施。他们设立了专项资金，成立了区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相关措施推动了包括巧娘协会等各种社会组织的发展。

缺少活动场地，可谓让巧娘们一筹莫展的“第一难”。东城区针对社会组织缺乏活动工作场所的困难，出台《民间组织进驻东城区市民中心管理办法》，向社会组织提供了600平米的免费活动场所和工作场所，巧娘协会不仅有了兼具展示功能的专用办公室，而且可以常年在此举办培训。负责人齐微微为了组织活动放弃了打腰鼓等爱好，坚持骑车40分钟到市民中心参加培训，然后回社区教授，她引领记者参观开阔的培训现场时，自豪喜悦溢于言表：“看，展板，工作台，空调，环境多好！”在巧娘们生活的社区，12个巧娘工作室也都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

前几年，巧娘中很少有人了解产品设计、市场需求等概念，自娱自乐状态下制作的产品不能紧贴市场并赢得社会认可，这又反过来阻碍了组织的发展。为了帮助巧娘工作室拓宽发展渠道，2008年，在东城区民政局、妇联支持下，东城区巧娘工作室发展协会成立，这是全市首家区级协会。协会使原本分散的各工作室声气相通，互相学习启发、互相促进支援，形成各有主打产品，并不断追求创新提高的活跃局面。

民政局等部门支持协会，建立以点带面辐射社区的培训基地，因为“不收费，老师态度好，有新东西”，吸引全区和外区的巧娘、市民常年来此学习。协会多次主办、参办展览，其中“迎奥运京都巧娘手工艺精品展”汇集了全市18区县巧娘的手工艺品50多种千余件。为了给巧娘作品提供适宜的展销窗口，东城区在寸土寸金的鼓楼建筑中拨出一间门面，妇联拨款装修后作为巧娘手工艺品专卖店，专卖店开业后迎来国内外众多旅游团和参观团。市区举行各种大型活动，常常为巧娘提供免费展台，在历届地坛庙会、世界奥林匹克城市风情灯展、北京民俗文化博览园等多项展销中都能看到她们的身影。

对于东城区政府给巧娘组织的支持，一些对社会组织有深入了解和比较研究的国际人士作出很好的评价。美国圣徒慈善协会曾通过市妇联向巧娘协会提供资助，主席夫人辛布斯·辛艾菲经常参加巧娘协会的手工培训等活动，她接受记者采访说：“在美国，社区居民成立了许多兴趣组织，政府不介入，完全由参加组织的人自己管理。这些组织包括读书、写作、画画、编织、烹饪以及如何做曲奇等等。活动地点可以利用社区图书馆，也常常在居民家里。人们通过参加

活动，满足兴趣，获得实际收益，这两者都需要。美国政府对于失业的人，只是发给救济金，而中国政府提供场地，支持他们来培训，在这里他们可以交到朋友，还可学到本领，得到收入，获得成就感，比单纯给救济金好。这是中国政府最聪明的地方。”

政策需要人来执行，由于工作室建在社区，社区便成为巧娘们直接感受政府支持的“前沿阵地”，社区干部的态度、作为，影响甚至决定了巧娘组织的兴衰。

蕤和七巧娘工作室在它还是手工班时，和其他活动人员轮流使用社区一间活动室，可有时，轮到她们使用，活动室却大门闭锁，她们无奈败兴而归。活动也因此停止。2007年，林秀蕤参加北京市组织的一次活动后，鼓起勇气，又一次找到社区为手工班争取场地，“我当时想，这是最后一次，不行就算了。”林秀蕤解释说，“手工离不开样品、半成品、原材料，摊开一大片，收拾好一大包，没有场地做不成，而这次恰好遇到李东。”李东2006年考取社工，分配至社区，了解情况后，她帮助林秀蕤将以前参加活动的人又找回来。

人聚起来了，地坛庙会也日益临近，朝阳区政府为巧娘工作室免费提供摊位，林秀蕤提议做糖果娃娃、当年的生肖动物小老鼠冰箱贴。李东陪着林秀蕤考察市场，大包小包地挑选样品、采购原材料，借鉴热销产品构思再创作，力争推出的东西都是市场独一份。李东说：“一米多展台，摆上我们的东西，被人买走一件，我们就收获一份欢喜。姐妹们在寒风中为庙会布展，看摊，没人叫苦。庙会结束，我们算了算账，没赔钱，都非常兴奋，我们得到的是社会认可，收获的是自信心。”

没有领军人物林秀蕤，就没有现在“蕤和七”，而没有社区工作人员李东，“蕤和七”也不可能从偃旗息鼓中迅速走出，李东成为工作室重振旗鼓的主心骨，政府工作人员踏踏实实帮助支持巧娘工作室的范例。巧娘们希望，政府部门、身边社区的工作人员中有更多的“李东”。

采访中，巧娘们谈到目前限制巧娘组织发展的瓶颈和她们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期望：缺少活动场地的，希望解决场地。已经正常开展活动的，希望提供与专家、专业人士交流探讨，得到指点的机会，进一步拓宽视野，提升设计水准，丰富作品内涵；希望提供更多促进巧娘与社会接触的舞台。她们还提出，十分需要一些流动资金。这是因为传统手工艺制作程序与突击性任务之间存在矛盾，真正的巧娘，对艺术非常执着，一个花瓣都不允许粗制滥造。如果有流动资金，就可以日常制作存储一些产品，避免突击作业。她们说，在政府支持下，我们一定会发挥自身优势，传承中国传统民间艺术、文化，带动更多妇女居家就业、灵活就业，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更大贡献。